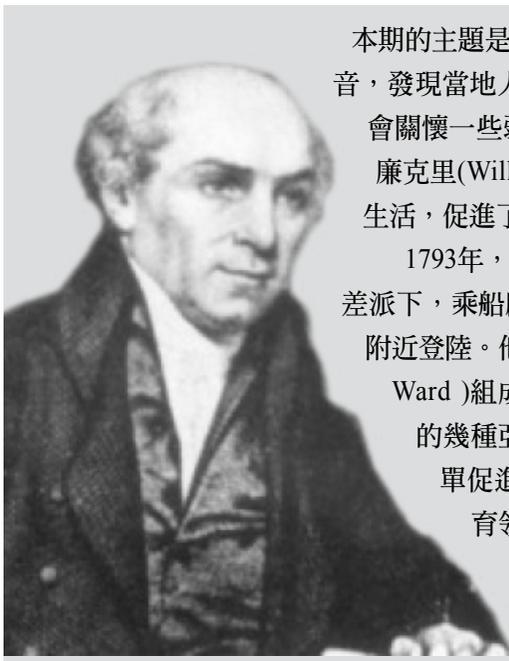


威廉克里究竟是誰？

Vishal and Ruth Mangalwadi 著 王碧霞譯



本期的主題是「整全宣教的探討」。回顧昔日宣教士到異文化地區傳福音，發現當地人的各種需要時，往往都努力去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也會關懷一些弱勢群體的困境。被尊稱為「更正宗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不單使基督教進入了印度，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進了印度的現代化，示範了一個整全宣教的模式。

1793年，克里和一位同工在浸信會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下，乘船啟程往印度，在丹麥屬地加爾各答的塞蘭坡(Serampore)附近登陸。他和約書亞馬士曼(Joshua Marshman)、威廉華德(William Ward)組成「塞蘭坡三人小組」，從事聖經翻譯，並出版部分經卷的幾種亞洲語譯本，又成立一間訓練印度基督徒的學校。克里不單促進了基督教在印度的發展，在印度的哲學、自然科學及教育領域上也取得很高的地位，備受讚揚。

為此，特別從大使命中心出版的《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一書選出以下一篇有關他的文章，與讀者一同思考整全的宣教使命。

設想在一個印度全國大學問答比賽的決賽中，主持人向那些知識豐富的印度學生發問：誰是威廉克里？所有的手同時舉起。他決定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作答，由聽眾來判斷哪一個答案是正確的。

一位念科學的學生回答說：「威廉克里是位植物學家，草本植物 *Careya herbacea* 是以他來命名的。這是油加利樹的三個品種之一，只產於印度。

「他把英國的雛菊引進印度，也引介了林奈園藝系統(Linnaean System)。因為他相信聖經的觀點：『主啊，一切受造之物都讚美你！』他出版了印度首本有關科學與大自然歷史的書籍，如印度植物群。克里相信大自然被創造者稱為『好』，所以它不是一個需要迴避的幻覺(maya)，而是值得研讀的科目。他經常講解科學，並且要把基礎的科學前

設注入印度人的思想中，讓他們知道低等昆蟲並非受束縛的靈魂，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生物。」

「威廉克里是第一個把蒸汽機引進印度的英國人，也是第一個為本地印刷工業製造紙張的人。」一個機械工程系學生高聲地說：「克里鼓勵印度鐵匠用本地的材料與技術仿造他進口的機器。」

「威廉克里是個宣教士。」一位主修經濟的學生宣佈：「他引進儲蓄銀行的觀念，以對付印度到處為害的高利貸惡鬼。克里相信神是公義的，他厭惡高利貸，認為印度的投資、工業、商業與經濟發展無可能承受36-72%的貸款利率。」

「克里在經濟上的成就是道德方面的，」這位學生繼續說：「這在印度特別重要；由於銀行家的貪婪與腐敗，而且在號稱實行社會主義下，銀行成

為國營，儲蓄銀行的可靠性受到質疑，賄賂成風，利率往往高至100%，使老實的創業者借貸無門。

「為吸引歐洲資金到印度，使印度的農業、經濟、工業現代化，克里倡導一項歐洲人可以在印度購置土地財產的政策。最初，鑑於在美國推行的結果欠佳，英國政府反對此一政策，但克里去世後，同一個政府承認了他在經濟主張上的遠見。就如我們印度政府，經過半世紀破壞性的仇外後，又對西方資金與工業開放了。」

「威廉克里是第一個倡導以人性對待癲瘋病者。」一位醫科學生用肯定的語氣說：「在克里到來之前，癲瘋病者往往被活埋或被燒死，因為印度人相信以暴力結束生命會帶來潔淨，確保進入來世時有健康的新生命。因病而死的人連續4次出生後，到第5次便生而為癲瘋病者。克里相信耶穌愛癲瘋病者，所以他們應該受到照顧。」

接著，一位印刷技術系的學生站起來說：「威廉克里是印度印刷技術之父，他帶給印度現化的印刷及出版事業，又教導又推廣。他建造了當時最大的印刷廠，大部分的印刷廠需要從他在塞蘭坡的宣教印刷廠購買字粒。」

「威廉克里是位基督教宣教士。」一位大眾傳播學的學生回應：「他創辦了以東方語言出版的第一份報紙，因為他相信基督教教導真理與信仰，必須自由討論。他創辦的英文期刊《印度之友》(Friend of India)在十九世紀的前半期，是引致印度社會改革運動的原動力。」

一位農業研究生說：「威廉克里是1820年代農藝學會的創辦人，早於英國皇家農業學會30年。克里在印度曾作過一次有系統的調查，在《亞洲研究》發表改革農業的文章，早於土著耕作系統(indigo cultivation system)潰壞兩個世代之前，已指出其破壞性了。」

他再說：「克里並非因為受僱才做這些事，而是害怕看到世上農地最好的國家之一，住滿了勤勞的農夫，竟有五分之三的土地淪為荒林，任由野獸與蛇類出沒。」

「克里是第一個把偉大的印度古典宗教作品

如羅摩傳(Ramayana)，以及哲學著作如《數論》(Samkhya)翻譯成英文的人！」一個文學系學生說：「他把被認為只適用於鬼魔與女人的孟加拉語(Bengali)變成最傑出的印度文學語言。他用孟加拉語寫了一些福音歌謠，把印度人對音樂吟誦的喜愛帶進上主的聚會中。他也為學者們編寫了第一部梵語(Sanskrit)字典。」

「克里是一個英國皮匠，」一個教育的學生插進來說：「卻成為加爾各答培訓公務員的威廉堡學院(Fort William College)的教授，教授孟加拉語、梵語和馬拉都語(Marathi)。他為印度不同種姓的兒童開辦了數十所學校，並在靠近加爾各答的塞蘭坡建立了亞洲第一所大學。他要啟發印度人的思想，使他們從迷信的黑暗中得釋放。印度的宗教文化剝奪了大部分印度人民的求知自由，幾達3,000年之久，印度教、莫臥兒(Mughal, 相信伊斯蘭教)和英國的統治者都以高級種姓的策略，把普羅大眾幽禁在無知裡面。克里以其巨大的屬靈力量對抗那些祭司，他們為了一己的利益而剝奪了普羅大眾認識真理而得到的自由和力量。」

「威廉克里把天文學帶來了次大陸，」一位數系的學生宣稱：「他非常留意破壞文化的占星術——宿命論、迷信性的恐懼、服從命運的安排。」

「克里把天文科學文化帶給印度人，他不相信天體是管制我們生命的神明。他知道人類是為管理自然而被造，而太陽、月亮、行星的被造，是為輔助我們實行管理的任務。克里認為人應該仔細研究天體，因為造物主創造它們是作為記號或標示，為單調宇宙的空間確定方向，使有東、西、南、北；為時間定年、日、和季節，使我們能編纂日曆，學習地理與歷史，為我們的生活、工作與社會釐訂計畫。天文學文化使我們得到釋放成為統治者，而占星術卻使我們活在星宿的轄制之下。」

一位圖書管理學的研究生站起來說：「威廉克里是次大陸成立借閱圖書館觀念的先驅。當東印度公司裝運一船一船的彈藥和士兵來壓制印度時，克里要求他在浸信會差會的朋友，把一箱一箱的書籍與種子送到這些船上。他相信這樣做，會使印度的

土壤得以重生，使印度人民接受可以自由思想的觀念。克里的目的是創造一種使用方言的本土文學，但在這種文學還沒有成形之前，印度人需要從世界各地接受知識與智慧，以期迅速趕上其它文化。他希望借閱圖書館能讓印度人獲得普世的資訊。」

「威廉克里是個宣道士。」一位印度森林學院的學生說：「他認為，如果福音在印度興起，荒地將全面地變成沃土。他是印度第一個著寫有關森林學文章的人，比政府首次在馬拉巴爾(Malabar)試行森林保育工作早約50年。克里踐行且大力倡導樹木培植，並建議以環境、農業及商業為植樹目的。他的動機來自信仰，就是神造人來照顧大地。為了回應克里《印度之友》期刊的建議，政府首先任命波恩(Bonn)的Brandis博士管理緬甸的森林，並安排Clegham博士管理南印度的森林。」

「威廉克里，」一位女權運動的社會學者理直氣壯地說：「他是第一個反對殘忍謀殺與廣泛壓制婦女的男人，那就是十八、十九世紀的印度教作風。那時印度男人藉多妻、殘殺女嬰、童婚、燒死寡婦、安樂死及不讓女性識字來壓迫婦女，這些都是宗教所允許的。英國政府懦弱地接受這些惡行，把它們當作不能更改的印度宗教風俗。克里開始有系統地研究社會學與經典文獻，發表報告，藉此引起孟加拉與英國的公眾意見和抗議。他影響了整個世代的公職人員，也是他在威廉堡學院的學生，來抵制這些惡行。克里為女孩開辦學校，當寡婦改信基督教後，為她們安排婚姻。克里反對殉夫自焚的爭戰，堅持了25年之久，終於導致1829年Bentineck勳爵頒下著名的法令，禁止世界上其中一種最可憎之宗教慣例——焚燒寡婦。」

「威廉克里是個英國宣道士」，一位公眾管理的學生這樣宣稱：「他原先不准進入英國統治的印度，因為東印度公司反對他向印度教徒傳教，克里轉到丹麥領土塞蘭坡。但因為該公司無法為威廉堡學院找到合適的孟加拉語教授，後來邀請他到那裡任教。在長達30年的教授生涯中，他改造了英國殖民政府的精神特質，從冷漠的帝國剝削轉而為『文明』的服務。」

一個印度哲學的學生這樣回應：「威廉克里是個傳道人，他復興了一個古老的觀念，認為倫理與道德都不能與宗教分開。這是吠陀的一個重要假設，但《奧義書》(Upanushad，吠陀教義的思辯作品)的教師卻把倫理與靈性分開。他們認為人性的「已」(Atman)是神聖的「已」(Brahma，是「梵」之意，可指眾生之本)，所以我們的靈不會犯罪，只是我們的已(Atman)受蒙騙而已，想像自己與神有所區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從罪中得拯救，而是啟悟，就是直接經歷我們的神性。這種對人的罪性的否定，以及注重我們神性的神祕經歷，使我們在印度可以極其「虔誠」，同時又可以公然地不道德。

「克里一開始便說明人是罪人，需要赦免，且要從罪的權勢下得釋放。他指出並非無知而是罪使我們與神分開，非聖潔不能得神的喜悅。按他所說，真正的靈性始於我們為自己的罪悔改。這個教導使十九世紀的印度宗教起了革命性的變化。例如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印度學者Raja Ram Mohan Roy，在與克里及其他在塞蘭坡的宣道士接觸之後，開始質疑盛行於當時印度的靈性論。他的結論是：

我長期不斷研究宗教真理的結果，發現基督教義更有益於道德原則，較我所知的任何教義更適用於有理性的人。」

最後，一個歷史系學生站起來說：「威廉克里博士是十九及二十世紀的印度復興之父。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在智力、藝術、建築與文學上已在十一世紀達到了巔峰。自從十二世紀，經院哲學家Adi Shankaracharya (788-820)的絕對一元論(Absolute Monism)橫掃印度次大陸後，人們的創作泉源乾涸了，印度的大衰退開始了。物質環境、人的理性以及所有豐富人類文化的事物，都受到懷疑。而苦修主義、賤民主義、神秘主義、秘術、迷信、偶像、巫術、壓制的信仰和習俗卻成了印度文化的印記。外國統治者的侵略、剝削以及政治支配的結果，令情況更加惡化。

「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克里來到，開始了印度的改革過程。他不把印度看為一個可以剝削的外國，而是天父的土地，需要愛護和照顧，是一個有

真理而非無知，也需要管治的社會。克里的運動最終導致印度民族主義的誕生與後來的獨立。克里相信神的形像在人身上，而不在於偶像，因此被壓迫的人類應該受到服侍。他相信要認識與控制自然，而不是畏懼、討好或崇拜自然；相信要發展人的智力，而不是神秘主義者所教導的要撲滅智力。他強調要喜愛文學與文化，不要看它是幻覺要迴避。他的今世靈性觀、重視公義、愛自己的同胞如愛神，成為印度文化復興的轉捩點。印度文藝復興的早期領袖，如Raja Ram Mohun Roy, Keshub Chandra Sen 等人，都是從克里和與他一同共事的宣教士那裡得到啟示的。」

這樣說，威廉克里是誰？

他，就是遍及世界各地的西方現代宣教運動的一個先鋒，是一位更正宗教會在印度的拓荒者，是一個把聖經翻譯成40種不同印度語言的翻譯者與出版者。克里是一個傳道者，使用每一個可用的媒介，把真理的光照亮印度生活每一個黑暗面。他是印度現代化故事的主角。

（作者夫婦在印度中部服侍鄉村貧民，從事社區發展、政治充權、佈道、領袖訓練及著作。本文原刊《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第497-501頁）